

# 冷劍烈女

司馬紫煙

劉素客變為恭聲道：「劉某活到這麼大，所欠者即為敬老這種一針見血的痛罵，今後倒要多請教！」

耿不取輕輕一歎，卻不再跟他說話，轉向金蒲孤正色道：「劉素客認為我不夠資格解他的畫，我也自己承認了，以下的場面你一個人去應付吧！拖著我在一起也幫不了忙！」

金蒲孤不知道他是說真話還是說氣話，不過耿不取的脾氣他是深深瞭解的，當他板著臉說話時，就是拿定了主意，再無商量餘地，所以也不去強求他，自己端凝心神，默默地注視著粉牆。

片刻之後，牆上現出一行字跡：「侮人自侮！耿老金玉良言，受益良多，為報盛情，此圖作罷，壁畫尚餘兩幅，謹情知己一解，倘蒙深邀余心，立即頂禮相見……」

這行字倒是給他們兩個人都看見了。金蒲孤微微一笑道：「老耿！你總算也解答一個難題了，劉素客居然被你罵服了。」

耿不取心中略感得意，臉上仍是淡淡地道：「知道他是個賤骨頭，老頭子從進門就開始破口大罵了……」

金蒲孤笑著道：「那你用錯了方法，劉素客一意孤行，

你以為他挨的罵還少了，祇是人家罵不得是地方，搔不著他心中癢處！無法使他心服而已，千萬人的唾罵中，他單單接受你的教訓，足見你有比人高明的地方，也可以證明劉素客這個人的心胸，不像你所想的那麼狹窄！」

說著他們已到第三面粉牆前，金蒲孤也不再跟耿不取多說，默默地注視著牆上，過了一會兒，牆上漸見痕跡！

還是先前所見的那個中年儒士，站在一所廟宇之前，舉頭向天，作著詢問的樣子，神情在倨傲中帶著惆悵！

金蒲孤先是不解，繼而看到廟宇的橫匾上直書著「大成殿」三個金字，心中略有點明白。

可是等他舉筆想在牆上作書時，在他準備落筆的地方卻先現出三個淡淡的墨字：「西江月」。

金蒲孤怔了一怔道：「西江月！這是什麼意思？」

耿不取在旁道：「西江月是曲調的名目，一首四句字，數為六六六六，一三四句末字叫韻！看來劉素客還想考你的文才呢！」

金蒲孤不禁一皺眉頭道：「他有他的意思！我有我的意思，同樣的一句話，兩個人講起來還有不同呢，他怎麼可以規定我該怎麼做呢？」

那畫中的文士一笑道：「金公子！這個規定似乎不太合理，可是在下問天之語，剛好用這個格式才能表達完全，一字不能更易，在下唯恐公子誤會，所以才先把格式表明出來！」

說完又恢復原來的姿勢，金蒲孤想了一下道：「光是這個格式還難不到我，不過要想把字句堆砌得跟你完全一樣，我又不是神仙……」

那文士又低頭道：「在下並未要求公子如此！」

金蒲孤笑笑說：「我倒偏要試把你心中的原詞一字不漏地猜出來，猜謎必須是個謎面……」

文士微現疑色道：「公子真有這個把握，在下倒是願意一試，我可以先寫前面兩句由公子接下去……」

金蒲孤搖頭道：「不必！這樣子太容易了，你祇要把每一句的最後一個字寫出來，我補填其餘的！」

那文士哈哈大笑道：「好！好極了！這個別開生面的好方法，連造字的倉頡都不敢輕言嘗試，公子有此奇才在下怎敢不奉陪！」

語畢恢復原狀，空白的牆上現出四個並列的字：「遲」「時」「秋」「子」

金蒲孤想了一下，微微含笑，提筆就在那四個字上將一首西江月補齊了：「問天生我何遲！不與孔孟同時！若得人壽起春秋，萬世獨尊一子！」（六十三）

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況，所以我以為有人在那兒，便推開門往裡面瞧。」

「那麼，你並不知道那具屍體究竟是誰嘍？」

「不，我知道。因為當時那個男人背對我靠牆壁上。」

「什麼？你說他是站著的？」

金田一耕助突然覺得腦袋快炸開了，眼前也迸射出一堆火花。

「可是，可是……智子小姐發現游佐先生的屍體時，他不是倒在地上嗎？」

「哦，我關上門的時候，那具屍體似乎因為門的震動而倒下。當時我聽到一聲巨響，於是再度把門推開一道小縫往裡面瞧，祇見那個男人已經倒在地上。」

金田一耕助全身不禁感到一陣戰慄。

（啊！這是怎麼回事？如果農笠先生的話屬實，那麼之前的推論不就出現漏洞了嗎？）

金田一耕助一直認為遊佐三郎遇害倒下的時候，是因為自身的力量而撥動了時鐘的報時開關；又因為時鐘九點十五分的時候沒有報時，九點三十分的時候才報時，因此認定兇手行兇殺人的時間是九點十五分以後的事，並且根據這條線索來進行不在場證明的調查工作。

但是剛才聽了衣笠智仁的談話，金田一耕助這才發現遊佐三郎遇害的時刻和報時開關撥動的時刻一點關係也沒有。

金田一耕助實在太吃驚了，以致許久都說不出話了。

看來先前他在松籟莊飯店所做的不在場證明調查表，根本就毫無意義，所有的偵查工作也全弄錯了方向。想到這裡，金田一耕助不禁感到十分沮喪。

過了好一陣子，他才虛弱地打破沉寂。

「那麼，多門先生現在有什麼打算？」

「你是說連太郎有什麼打算？」

「不，我的意思是說，他總不能躲一輩子吧？我知道您在從戲院回家的途中，用車子把多門先生接走了，所以他現在應該在您這。」

衣笠智仁目不轉睛地看著金田一耕助，半晌之後，終於苦笑說道：「唉！真拿你沒辦法。是的，我的確把他帶回家裡，而且還對他曉以大義。我把智子的事全都告訴他了，他聽後非常震驚和感動，並且在我面前發誓悔改。金田一先生，我保證他和這次的事件完全無關。」

「這個我知道，可是今天……」

「他不在家。我沒騙你，他真的出去了。」

「去哪裡？」

「去九九九龍馬位於青梅的道場。連太郎說那個男人非常可疑，所以打算去調查一下。」

金田一耕助聽了，不禁產生一種難以形容的奇妙預感。

金田一耕助離開衣笠智仁的住處，回到家時候，正好收到神尾秀子寄來的限時包裹，他打開一看，發現是前幾天在戲院裡看到的編織符號所編織出來的成品。神尾秀子另外還附了一張紙，把複雜的編織符號做出各種排列組合，製成日文片假名的五十音圖。（一〇九）

# 女

# 人

# 峰

● 橫溝正史

# 圈套

倪匡

溫媽媽心滿意足地離去，我望向鐵天音，掩不住欽佩的神色。鐵天音失笑：「簡單之極，我祇不過以專家的身份告訴你，每大聲講一百句話的結果，是可能在臉上出現一條皺紋——我保證她以後再也不會發出過高的聲音。」

我也覺得好笑：「不止這一點吧。」

鐵天音更笑：「這年頭，有財有勢真好，我告訴你，小寶帶著安安，去見陶氏集團主席，是陶超級巨富見了他們喜歡，帶著他們度假去了。」

鐵天音居然撒了這樣的一個彌天大謊，令我瞪著他，說不出話來，鐵天音也望著我。我想了好一會，也覺得這種處理方法，對我來說，匪夷所思，但確然是十分好的好辦法，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可以使溫、陳兩家對他們的孩子暫不露面不作追究。

對望了半晌，我們同時笑了起來——人各有不同的性格，所以也產生不同的處事方法，我對鐵天音瞭解不是太深，這算是我對他的第一次認識。

我再把在海邊發生的事說了一遍，鐵天音沉吟不語，緩緩搖頭：「捱得一天是一天，真正不行了，祇好另外想辦法。」

我擺手：「我要到苗疆去，不管什麼圈套不圈套了。」

鐵天音又想了一回：「小機械人死了，是不是表示未來世界已經完結？」

我沒有回答，因為沒有誰能回答。

鐵天音忽然又伸手指著他自己的頭，再指我的頭，這正是陶格夫人臨死時的手勢。他再把手放在他自己的頭上：「顯然，圈套和人的頭部有關。」

我瞪大了眼睛——並不是我不同意他的話，而是覺得他說了等於沒有說。

鐵天音急速地來回走動，可以看出，他想到了什麼，可是卻又抓不住中心，所以十分著急，他轉了足有三分鐘，才又重複了剛才的話一遍。

然後，他又打起轉來，忽然又站定，大聲道：「假設圈套置於很久之前，那時，人還是原始人。」

鐵天音顯然是想把事情在祇有很少數據的情形下，作一個全面性的假設。一般來說，這樣做，吃力不討好，但對於分析能力特強的人來說，自然是例外。

所以，我向他笑了一下，鼓勵他說下去——在才一開始的時候，鐵天音多少還有點猶豫不決，但這時，則已充滿了信心。

他先用力揮了幾下手，才道：「我的假設，請用最簡單的方法去接受，別在邏輯上糾纏，不然，會越來越糊塗，不能理解。」

我向他作了一個「請說」的手勢。

（八十一）



「九夫人，若莊主和大夫人在一起，九夫人您就可以放心了，莊主會回到九夫人身邊的。」雪蓮告訴凌靚兒。

「為什麼？」凌靚兒不明白地看著丫環們。

綠萍忙解釋：「因為大夫人出身名門，知書達禮，所以每當莊主心中煩悶、想找人說說話時，便會去找大夫人聊天。這是莊主的習慣，不過事後莊主還是會和最寵愛的夫人在一起，莊主那麼疼九夫人，因此莊主會回來陪九夫人的。」

紅姐的確是個熟讀詩書的大家閨秀，霍非凡會這般重視她，凌靚兒沒有嫉妒，祇有羨慕；能夠談心總比空有美貌好，再美的女人也會有容顏老去的一天，但智慧卻能隨著時間而更加的豐富充實，愈來愈吸引人，那才是真感情。而霍非凡對她不過是一時的迷戀，這份新鮮感總會褪去的；這一想，凌靚兒更明白了自己的份量，她如何去強求一份屬於自己的永久感情呢，到最後仍會失去一切的。想到這，她的心更加沉重了！

情緒低落的凌靚兒在用完早膳後，到花園走走透氣。秋風下，園裡大部分的花都凋零了，枯枝孤伶伶的在風中搖擺，看得她更加的悲傷。

凌靚兒難過地想回房，不願面對蕭瑟的花園。一個聲音叫住了她：「九夫人，九夫人。」

凌靚兒停步回頭，看急著急急著急走而來的陌生婦人。

「有什麼事嗎？」

「九夫人，您不認得我了嗎？我是何媽的妹妹何大娘啊，曾在余府見過九夫人的。」她對凌靚兒自我介紹，何媽是余府的僕婦。

聽她一說，凌靚兒就有些印象了，這位婦人和何媽長得很像。凌靚兒對她微微

一笑打招呼：「何大娘，真沒想到會在這裡見到您。」

「九夫人，你記起我就好，這樣我便可奉命給余少爺的委託了。」

何大娘說完，神秘的先四下張望一下，再迅速從懷中拿出一封信交到凌靚兒手上。

「九夫人，這是余少爺寫給您的信，您快收起來。」

表哥給她的信！凌靚兒驚訝之餘，馬上將信藏入袖中。

「何大娘，表哥的信您會交給誰？」

「九夫人，自您嫁入非凡莊後，余少爺便很擔心九夫人，但又不知道九夫人過的好不好？後來余少爺打聽到我在非凡莊做事，就拜託我帶給九夫人您。因為這後園不是人人都能進來，我直到今天才輪到入園來打掃，也才能將信交給您。若九夫人您要回消息給余少爺，我這兩三天早晨都會來整理園子，九夫人可以把信給我，我再轉交給余少爺。」何大娘輕聲對凌靚兒說明情形。

「謝謝你，何大娘。」凌靚兒瞭解後向何大娘道謝。「九夫人，不必客氣了。我還有工作，不能多停留，先下去做事了。」完成所托之事，何大娘便匆匆退下。

凌靚兒快步回房，關好房門走入內室，忙打開信看表哥寫什麼。

洋洋灑灑的兩大張信紙，上面先寫明余府目前的情形。（五十三）

# 非凡莊主

# 聽月樓

作者：佚名

家人要上前跟隨，果子搖頭不要，獨自跳上岸去，鬼頭鬼腦到園門口，輕輕一推門，果是開的。挨身進去，順手把門帶好。他也不知園中路徑，祇仰面望著高台走去。到了台下伏著，側耳細聽。

恰是秀林坐在台上，因看完遊船景致，十分開懷，又怕迂老回來責備，忙起身帶了小琴，方慢慢下得樓來。正走之間，蔣公子把身一起，與秀林撞一個滿懷。秀林吃了一驚，倒退幾步，先將公子上下一看，見他生得人物風流，打扮不俗，心內已有幾分憐愛，反喝問道：「你是何人，私入園中攔我去路？還不速速出去！不要被我叫喊起來，拿你作賊看待。休討沒趣！」公子見他幾句言語雖是利害，並不動氣，知道可人叢中。反笑吟吟向前一揖道：「小生父親乃當朝首相。某姓蔣，名國鑾。今遇小娘子這等花容月貌，如劉阮之誤入天台，亦是三生有幸。望小娘子憐念小生。」秀林道：「既是一位貴公子，就該知禮，不該調戲官宦人家婦女。」公子道：「知法犯法，祇做一遭，也是前緣。」說著就要向前動手動腳。秀林怕小琴看見不成雅相，便叫小琴：「我台上還有一條汗巾在上面，可上樓取來。」小琴答應，又轉身上樓去了。公子見佳人遣去丫環，是個知趣的，忙拉住秀林的手，一直拖至玻璃廳榻上睡下。兩個解帶寬衣，秀林也是半推半就，成其好事。正在頑得高興，忽聽廳外一陣笑聲，驚散巫山。再看下文。

第四回 拜壽留妹 玩詩逼歸

詩曰：  
本是無心檢舊編，案前依見亦生憐。  
多情卻遇寡情者，從此香閣不穩眠。  
你道廳外這笑聲是誰？卻是寶珠。小姐也因父親不在家中，獨坐香房納悶，稟知母親，帶了丫環如媚如鉤，也到花園遊玩。看看百花，一路聞得幽香可愛。緩步尋蹤，到處頑耍，真令暢人心目。與丫環談著笑著，正走到玻璃廳上，外面望著裡面，也是親切；裡面望著外面，也是分明。寶珠正打點進廳，耳畔中忽聞裡面有喘呼之聲，大吃一驚，忙停住腳步，定睛向玻璃廳裡一望，見那光景，不覺滿面通紅。祇認是不惜廉恥家內的丫環僕婦故的勾當，也不欲明言其事。但咳嗽兩聲，使之聞之。心內如小鹿兒亂撞，唬得急急轉身，帶著丫環就走。蔣公子正與秀林在榻上頑得高興，忽被廳外一陣笑聲、一連幾聲咳嗽，唬得公子、秀林魂飛天外，急急披衣下榻，不敢出廳。（十二）

**神機妙算張太乙**  
張天師64代再傳人  
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

太乙網址：tai-i.com

精選（陰宅、陽宅）風水可補運

化解 { 經濟 婚姻 健康 } 危機

個人生涯規劃（人生地圖）  
詢問電話：(626)255-0558  
9909 Marshall St., El. Monte, CA91731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